

許紀霖：愛國就是愛歷史愛文化

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歷史系博士生導師許紀霖攜新書《脈動的中國》做客鄭州圖書館「天一文化講壇」，以「中國文化的東西南北」為題，對中國內部的東與西、南與北之差異進行剖析，幫助受眾更好理解「何為中國」。在演講開始前，許紀霖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表示，到鄭州來講這個話題最為合適，「在中部看中國的東西南北是最合適的點。」在許紀霖看來，「國」是個具體的概念，中國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是流動在血脈中的中國。愛國就是愛歷史、愛文化，越是把中國的文化以年輕一代喜聞樂見的形式展示出來，就越能爭取到中國的未來和「國家認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來到鄭州，許紀霖首先去了越河南博物院，他的感觸是，黃河中下游不愧是中國文明的突破之地。

人們可以從各種考古遺址中窺見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然而，在「滿天星斗」的原始文化中，只有黃河中下游文化發生了「文明突破」。文明突破是指一個民族的原生文化經過幾千年的量變，突然在某一歷史時刻發生了質變，瞬間從特殊的民族文化，昇華為普世的高級文明。任何文明突破，都與心靈的自覺有關。

「文明突破是高級文明，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會產生突破。」許紀霖說，高級文明必須要具備兩大要素，一是能夠讓後人誦讀的經典，二是要有先知型人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明突破一定和「人」有關。而所有的高級文明都要解決「兩個世界」的問題：一個是「現實世界」的問題，一個是更為重要的「超越世界」的問題。

以儒家、道家等思想流派為代表的黃河中下游文化便解決了這兩個問題。儒家的孔子關注人的內心世界，道家的老子重點探究天道世界。作為其各自思想流派的先知型人物，他們都留存下來一套經典供後人學習，讓人「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特別是儒家的孔子，他賦予周禮這套社會秩序一個更為深刻的心靈秩序：「仁」的自覺。堯舜、周公、文武王，他們只是建立了文明的制度，只有到了孔子，才有了文明的自覺。

中西二分是誤解

許紀霖本人的「心靈自覺」認為是有一個過程的。

許紀霖是「50後」，1978年作為「文革」以後第一屆高考的學生進入大學，1982年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有幸作為一代弄潮兒，參與了80年

代的「文化熱」，即「五四」以後的第二次思想啟蒙運動，思想打上了深刻的80年代烙印。他自稱是80年代的遺少。「那個時代的我，像許多同代的知識分子一樣，以為中國文化傳統是壞東西，是走向現代化路程中有待克服的障礙。」但是到90年代，他意識到一個問題很突出，就是「國家認同」。「這個認同和理性沒有關係，和情感有關，你的安身立命在哪裏，你不能說我是一個世界公民，認同和家國有關。哪怕你是世界公民，你總得有一個家國。」

以新的眼光來研究中國的近現代史，就會發現，「傳統」是在血脈當中的，不是一件外衣，想穿就穿想脫就脫，從這個意義上許紀霖越來越關注傳統，「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也是一直在中國傳統的延長線上。」

但他強調，不能把中西進行二分對立，過去凡是洋的都是好的，現在凡是中國的都是好的，這是很大的誤解。「所謂的西方，很多東西其實已經內化為中國，相當意義上成為中國傳統的一部分。中和西對立，在事實層面上已經找不到依據了。」

許紀霖強調，中華文明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它是民族主義，而是天下主義。「中華文明中大量的東西不是中國自身的，是被漢化的外來文明。」

沒有傳統的創新都是騙局

《脈動的中國》所展示的便是一張整體性的中國文化認知地圖。全書依次有所謂「天龍八部」——甲部（核心結構「儒家」）、乙部（互補結構「儒、道、法、墨」）、丙部（信仰結構「儒、道、佛三教」）、丁部（政治結構「周秦之變與宋元之變」）、戊部（社會結構「江湖」等）、己部（總體結構「共同體」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歷史系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主要從事20世紀中國思想史與知識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啟蒙如何起死回生》、《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安身立命：大時代中的知識人》。

等），前有導論部（「留在我們血脈裏的傳統」），最後是結論部（「中國文化的未來在哪裏」）。之所以取名「脈動中國」，許紀霖解釋是因為文化有脈絡，任何一種創造，背後都有一個巨大的傳統來支撐。「沒有傳統的創新都是騙局。」

許紀霖把文化的融合比喻為「調酒」，他認為中國文化的未來，正取決於我們的「調酒」水平，取決於我們如何對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他認為，現今最大的趨勢是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我們又是一個帶著深厚文化傳統的國家。「在這個大趨勢裏，個人發展面對的一切問題，都有傳統的根源。如果只是簡單接受過去對傳統的解釋，你就會覺得傳統是一種阻礙。」事實上，傳統不是過去，而是今天對過去的理解。時代變了，對傳統的理解也正在改變。每個時代都需要重新解釋傳統。傳統並不是古代的東西，而是古代留下來的，留在我們血脈裏的東西。而創造性地轉化傳統則需要有一個

●許紀霖新書受訪者供圖



●許紀霖接受記者採訪。劉蕊攝

參照系，那就是西方文明。許紀霖說，當年儒學能夠成功回應佛教的挑戰，二度復興，最成功的經驗是「以佛制佛」，將佛理內化為宋明理學的自身內容。「這就啟發了我們，中國文明要復興，要盡可能地開放，將中西文明融為一體。未來的中國文化，究竟好不好，取決於對中西兩種文化傳統如何『勾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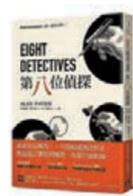
文化越多元越有生命力

談及如何提升香港青年對祖國的認同感，許紀霖認為，中華文化是大文明，核心是中原文化，尤其是以黃河中下游為核心的中原文化，「但是中原文化向四周擴展中容納了不少文化，其中包括嶺南文化。嶺南文化已然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香港的嶺南文化特色明顯，但不管怎麼說，都是中華文明其中的一個層次，「中華文化應該是多元一體的。再地方化的文化，它也不會弱化中華文化，而是豐富了中華文化，使它變得更多元、更豐富。但是，一個地方文化如果背後沒有大文明的支持，嶺南文化若果脫離了中原中華，那麼它就只能是一個地域性的文化」。文化越多元越有生命力。因此許紀霖認為，在突出地方特色的同時，應該讓更多香港年輕人了解中國的傳統。「要以年輕人喜聞樂見的方式讓他們意識到，安身立命之根本都是中國的傳統。」

第八位偵探

作者：艾利克斯·帕韋西
出版：皇冠文化



《紐約時報》年度十大驚悚小說。從踏上這座小島的那一刻起，茉莉亞就覺得自己快被熱昏頭了。擔任出版社編輯的她奉老闆之命，到此拜訪小說家格蘭·麥卡利斯特，準備幫他重新出版一本二十五年前發表的推理小說《白色謀殺》。伴隨着海島的美麗風光，茉莉亞一面朗讀，一面與格蘭討論故事內容。在你來我往的對話之中，茉莉亞和格蘭一起走過小說裏的七篇故事，逐步撥開謀殺案的重重迷霧。一切進行得很順利，但茉莉亞卻感到有什麼地方似乎不太對勁。她發現這七篇故事裏，各自存在着不合理之處：突然消失的男子、日夜錯置的設定、意義顛倒的詞彙，還有隱藏在語句之間的數字密碼……更令茉莉亞訝異的是，這些看似彼此毫無關聯的「矛盾」，卻都恰與一樁三十年前的懸案有關。抱着持懷疑，茉莉亞開始偷偷調查格蘭，但茉莉亞沒有想到，格蘭的背後，竟藏着一個天大的秘密……

閱讀有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 bookwv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小王子

我想介紹一本書，它由一個法國貴族作家、同時也是一位飛行員的安東尼·德·聖艾舒比尼在1943年發表，書名是《小王子》。
《小王子》這本書最特別的地方應該是你輕鬆地閱讀，告訴你生活的純真和美好。作者寫小王子追求找尋的過程，就像是我們每天的生活，我們不斷追尋「遺失的美好」——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遺失了才想起它的美好。但是《小王子》的故事同時是哀傷的，小王子因為小玫瑰的話疼得刻骨。他的愛情純潔淡雅而且真誠，如果死亡能夠使他回到自己的星球，和他所愛的人相會，他會義無反顧地選擇死去。
《小王子》用童話般的語言展開情節，卻敘述了對社會上不同類型的大人的看法和批評，提出引人深思的問題。作者又讚頌了小王子和主角的友誼，希望人們要發展友情，相互熱愛。作者希望人們要像小王子一樣，把代表著錯誤的基本原則的猴麵包樹從自己的小星球上去除；像小王子一樣，對身邊的事情抱有好奇心；像小王子一樣，對愛情和友情都那麼真誠。
《小王子》的故事帶給我久違的震撼感覺，這本書的情節可能沒有科幻小說那麼精彩，沒有傳統愛情小說那麼浪漫，但是我喜歡這本書的程度絕對不亞於喜歡其他書籍，所以我想要介紹這本書給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像我一樣享受閱讀這本書的過程。
文：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3B 郭庭怡

楊絳 引進域外文化的巨匠

楊絳先生以翻譯為抓手，引進了許許多多的域外文化。這些文化囊括三個方面。一是小說翻譯，二是文論翻譯，三是詩歌翻譯。

楊先生的小說翻譯有三部，一部是《小癩子》，另一部是《吉布·布拉斯》，再一部是《堂吉訶德》。《小癩子》是十六世紀西班牙著名，人稱「流浪漢小說」的鼻祖。楊絳前後三次將是書的英文譯本、法文譯本、西班牙文譯本為中文，分別於1950年、1978年、1993年、2004年付梓。楊先生流暢而生動的譯筆，使廣大中國讀者深深地認識到，西方的所謂花花世界並不完美，處處有骯髒刁鑽，處處有苟活偷安，處處有坑蒙拐騙。

《吉布·布拉斯》是法國18世紀重鎮作家勒薩日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1954年，楊絳將這部四十七萬字的巨著譯畢，先由《世界文學》雜誌分期發表。195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初版，1962年出版修訂本，1979年、1982年和2004年又三次重印。洛陽紙貴的《吉布·布拉斯》楊譯本，向人們揭示了西方只不過是一個金錢統治一切，破壞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充滿自私自利的黑暗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一個出身卑微的人，即便德才出眾，也得不到重視，只有與不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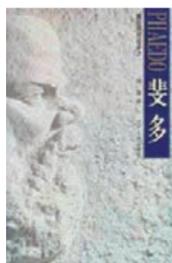
之人沆瀣一氣才能出人頭地。

1958年，楊絳接受了翻譯西班牙作家賽凡提斯長篇小說《堂吉訶德》的重任，她通過閱讀《堂吉訶德》英、法文譯本，感到要將這部七十二萬字的宏著譯出氣場，非得依據原本進行翻譯不可。基於這種認知，四十七歲的楊先生開始自學西班牙文。三年後即1961年，她正式握筆翻譯，至1966年，譯完了其中的六十多萬字。1972年，她將「失而復得」的《堂吉訶德》手稿本瀏覽再三，又打定主意從頭譯起。1978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中國直接從西班牙原著譯為中文的第一個版本。楊絳二十年的艱苦耕耘，終於化作了一道亮麗的風景，震動了黃河內外、大江南北的廣大文學愛好者。這部受到過德國人歌德、英國人拜倫、法國人雨果、俄國人別林斯基、中國人朱光潛讚揚的歐洲最早的最長篇現實主義小說完整整、坦坦蕩蕩地進入了中國讀者的眼簾。一個充滿着懲惡揚善、扶貧濟弱的理想人物形象即堂吉訶德，從此成為了中國人談論理想與現實相互矛盾、相互衝突現象的常用人物。

楊先生的文論翻譯有兩種，一種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另一種是帕拉圖的《斐多》。楊絳在其撰寫的學

術論文《李漁論戲劇結構》中，多處引用亞里斯多德《詩學》中的理論。這些理論或者是對中國文論的「錦上添花」，或者是對中國文論的「雪中送炭」。比如，楊先生在那篇論文的一處闡釋中先標出李漁的說法：「每編一折，必須前顧數折，後顧數折。顧前者，欲其照應；顧後者，便於埋伏。照應、埋伏，不止照應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劇中有名之人，關涉之事，與前此、後此所說之話，節節俱要想到。」緊接着又亮出亞里斯多德的理念：「一件完整的事情有開頭，有中段，有結尾。開頭不必承接別的事，但當然引起後面的事；結尾當然是在一些事情的後面，是這些事情必然的、或慣常的結果；中段當然是承前啟後。所以一個完好的結構不能隨意在某處起某處結，它的開頭和結尾必須按照上面的方式。」楊先生具有信達雅特色的優質譯文無疑是對李漁說法的印證和補充，可令當代劇作家大開眼界、深受其益。

楊絳翻譯帕拉圖的《斐多》，已年屆米壽。她對許多英美人士出版的《斐多》譯本及其評論和註釋進行了一番認真的考究，然後以英國人1953年推出的Loeb版為藍本，竭盡全力地將這



書評

文：鄭延國

《斐多》
作者：柏拉圖
譯者：楊絳
出版社：遼寧人民出版社

篇充滿哲理且具有戲劇性的對話渾然得通俗易懂、人人可讀，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西思想、意念乃至中西文化的匯合和交流，實在是功莫大焉。

楊先生譯詩不多，流傳最廣的是她選譯英國詩人、散文家瓦特·蘭德(Walter Savage Landor)的四行詩句。原文為：

I strove with none, /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 Nature I lov'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I warm'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楊先生的譯文為：
我和誰都不爭， / 和誰爭我都不屑； / 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

我雙手烤着 / 生命之火取暖； / 火萎了， / 我也準備走了。

短短四行譯詩，毋庸置疑地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了楊絳先生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時至今日，這四行譯詩仍然影響着廣大中國讀者，竟至被人譽為「豁達、善良、雅致、堅韌，最令人欽佩」的詩歌譯句。

今年7月17日是楊絳先生110歲誕辰紀念日，謹以此文表示對她老人家的深切緬懷和無限敬意。

簡訊

《閔凡路文集》正式出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導）記者獲悉，著名文藝評論家、辭賦家閔凡路新作《閔凡路文集》（上下卷）近日由新華出版社出版發行。文集中400餘篇，共計百餘萬字的文論詩賦涉及政治、經濟、外交、歷史、社會、法制、科技、新聞、文學、人生、家庭、愛情、友情以及世界風雲、國際合作等諸多方面，特別是真實記錄了新中國七十多年的建設發展。

「關懷莫過朝中事，心底無時不波瀾」。閔凡路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無論是在風華正茂的青年時代，還是到飽經滄桑的人生暮年；無論是在國家經受艱難困苦年代，還是在強盛昇平之世；無論是身居領導崗位，還是過退休休閑生活，我的憂國憂民之心，愛國愛民之情，始終與時代脈搏、人民命運一起跳動。『文以載道』『鐵肩擔道義』，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時刻銘記於心。」

據悉，《閔凡路文集》所涉內容，時間跨度是七八十年，橫跨兩個世紀，地域遍及全國和世界，匯集了閔凡路多年創作的散文、通訊、特寫、評論、演講、詩詞、辭賦、楹聯等，堪稱作者六十年心血的結晶，而濃濃的家國情懷與赤子之心則構成了貫穿整個文集的一條紅線。

●《閔凡路文集》受訪者供圖